

南宋士人怎样“发微信”

王瑞来

写在简板上的文字，像是明信片一样，内容暴露无遗。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之下，已经有了保护隐私意识的士人便把简板做了改进。像虎符一样，两板合一，用纸封于两侧。后来演化得越来越精致，甚至发展到用丝袋把简板装起来再加封的状态。对于这种复古的书信方式，北方人朴实，就径呼作牌子，南方人则典雅一些，称作简版。通称也是叫作简版或简牌。

校勘整理南宋宰相周必大的文集，于卷十五《题六一先生九帖》，读到周必大指出的当时的一种状况：

宣和后，简板盛行，日趋简便，亲旧往来之帖遂少。

这里是说，从北宋后期开始，通信流行使用简板。由于很简便，所以亲朋故旧之间传统的书信也减少了。

那么，周必大这里提到的简板是什么呢？顾名思义，简板应当与原始的木简、竹简有关。

在纸张发明之前，木简、竹简是最基本的书写材料，“惟殷先人，有典有册”。这典这册，都是编缀起来的简片的象形字。写在简片上的文字就叫“简书”，《诗经》中就有“畏此简书”（《小雅·出车》）的诗句。将简书二字反过来成为“书简”，便又成为书信的代名词。《三国志》中就有这样的表述：“又有书简上作千万数，着空仓中封之，令达算之。”（《吴志·赵达传》）三国时代，纸张虽然已经发明，但尚未普及，称为“书简”，必然还是简片的形式。因此，把书信称为书简，明显带有简牍时代的痕迹。

不过，宋代已经进入纸张普遍使用，并且印刷业高度发达的时代。这时候流行的书信用简板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对此，与周必大同时的著名诗人陆游有比较详尽的说明。他在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三写道：

元丰中，王荆公居半山，好观佛书。每以故金漆版书藏经名，遣人就蒋山寺取之。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，与朋侪往来者，已而苦其露泄，遂有作两版相合，以片纸封其际者。久之，其制渐精，或又以缣囊盛而封之。南人谓之简版，北人谓之牌子，后又通谓之简版或简牌。予淳熙末还朝，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，阔尺余，相往来，谓之手筒。简版几废，市中遂无卖者，而纸肆作手筒，卖之甚售。

这段记载把简板的由来与演化讲得清清楚楚。简板的由来跟在北宋中期发动轰轰烈烈变法的王安石还有些关系。开始是退居半山的王安石为了向寺院借阅佛经，把书名



退居半山的王安石为了向寺院借阅佛经，把书名写在金漆版上。后来流行开来，成为士人间书帖的代用物。



爱国诗人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将简板的来由介绍得很清楚。

写在金漆版上。后来流行开来，成为士人间书帖的代用物。这实际上是在纸张普及时代的一种复古。明人张萱在《疑耀》卷四指出：“古人书启往来及姓名相通，皆以木竹为之，所谓刺也。”他认为明代的拜帖用纸就是来源于宋代熙宁时期。以拿来主义为宗旨承袭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日本，至今尚把名片叫作“名刺”。

不过，写在简板上的文字，像是明信片一样，内容暴露无遗。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之下，已经有了保护隐私意识的士人便把简板做了改



南宋左丞相周必大对简板流行发出感慨：“使前辈时已如此，安得翰墨流传百世耶？”

进。像虎符一样，两板合一，用纸封于两侧。后来演化得越来越精致，甚至发展到用丝袋把简板装起来再加封的状态。对于这种复古的书信方式，北方人朴实，就径呼作牌子，南方人则典雅一些，称作简版。通称也是叫作简版或简牌。

一旦流行，便有商机。在市场上就有了简版的成品出售。时尚总是一拨又一拨，后浪推前浪。后来简版又不流行了，出现了新形式的手筒，这是简版进化的第三代产品，改版为纸，四五寸高，一尺来宽。于是市场上又开始卖这种信笺，并且卖

得还很火。

简版不仅流行于士人的个人交往范围，也应用于政治活动之中。周密就记载了南宋中后期史弥远专权时期的情形。他在《癸辛杂记》前集《简槩》条写道：

简槩，古无有也。陆务观谓始于王荆公，其后盛行。淳熙末，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，简版几废。自丞相史弥远当国，台谏皆其私人。每有所劾荐，必先呈副，封以越簿纸，书用简版缴达。合则缄还，否则别以纸言，某人有雅故，朝廷正赖其用。于是，旋易之以应课，习以

为常。端平之初，犹循故态。陈和仲因对，首言之有云，稿会稽之竹，囊括苍之简，正谓此也。又其后括苍为轩样，纸小而多。其层数至十余叠者。凡所言要切则用之，贵其卷还以泯其迹。然既入贵人达官家，则竟留不遣，或别以他槩答之。往者御批至政府从官，皆用鬬纸。自理宗朝，亦用黄封简版，或以象牙为之。而近臣密奏，亦或用之，谓之御槩，盖亦古所无也。这段记载，就是流行的简版在政治场合应用的生动写照。

在我看来，无论是金漆版形式的简版，还是更新版的手筒，注重的都是表面形式上的讲究，内容则可能比较简短，犹若手机的短信、微信。所以面对这种书信形式的流行，周必大颇有些失落感。他在给收集到的欧阳修的书信写题跋时，除了说到上面引述的“宣和后，简板盛行，日趋简便，亲旧往来之帖遂少”话之外，还感慨道：“使前辈时已如此，安得翰墨流传百世耶？”就是说，如果一直都这种简短且简单的方式通信，历来的书信翰墨就可能流传不下去，也难以一代一代流传下去。

以今日之境况观之，周必大的感慨很可以理解，也能引起共鸣。电子时代的到来，让许多事物成为了历史。数码相机的问世，让胶卷消失了。纸本的书籍和报刊杂志，也让电子版和网络媒体挤走不少空间。就书信来说，先是利用互联网电子邮件逐渐代替了手书信件，继而的发展则是手机的短信和微信的普遍使用，又有取代电子邮件之势。在这样的时代，实际动笔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提笔往往可能忘字，但不担忧的是，电脑已经帮人记住了，发音录入，不会写也会显示。不过，科技进步尽管带来了诸多便利，也让许多传统的事物消失了。这是一种遗憾，也是无奈。书信同样承载历史，今后，目睹手泽，亲近翰墨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。跟周必大的感慨一样，“安得翰墨流传百世耶？”

（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、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）